

□张冷

## 我只接受我愿意接受的

每当新学期开学，在新的上课班级，麦子老师的首堂课总要先讲讲她的课堂要求，其中一条让第一次听她课的学生无比惊讶。麦子说在她的课堂上，可以不必仅仅为了考勤而坐在教室装样子；如果实在不喜欢听课，只要不影响他人，只要期末考试能过关，那么就可以学习其他课程，甚至可以看纸质版课外书。麦子说：“大好的时光，与其让你们在教室里睡大觉、煲手机，心猿意马，倒不如能学点啥是点啥，总比一节课一节课地浪费光阴好吧！”

听闻麦子的做法，很多老师不敢苟同。要是课堂上学啥都行，那不成自习课了？还要任课老师干什么？工科专业本来就难学，上课再不好好听讲，那不等着抓瞎、毕不了业？也有老师认为，麦子敢这样要求，说明她对自己的课很自信，毕竟没有老师愿意看到在自己的田里给别人家种粮食，最后自己一无所获。麦子相信自己的课不会差到让多数学生不爱听、不爱学，毕竟她是优秀教师。

麦子老师又说，她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自信，而是出于无奈。面对一些整日抱着手机“游戏”大学生活的学生，尽管他们已年满十八岁，属于完全行为责任人，但她还是做不到不闻不问。可是做什么呢？旁征博引地说教，循循善诱地引导，苦口婆心地劝说……她都做过，而且是一直在做。但对于一些可能打根儿上就倒向某一方向的枝权来说，要求园丁的后继者一朝将其彻底修正，难度太大。要不就没收手机、踹其一脚、大发雷霆将其训斥一顿？谁又能？谁又敢？除非你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“网红”。

麦子认可有教无类，很尊重学生，但她必须承认现在的学生太自我，逼他们去做不喜欢、不愿意做的事，常常会适得其反。所以，才有了她宽松的课堂学习要求。她只想让这些消费着父母血汗钱浑浑噩噩上大学的孩子，多一些学习上的选择。毕竟大学和基础教育阶段不同，没有升学任务。开卷有益，哪怕在课堂上阅读几本课外书也是好的，让他们去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知识。

现代教育理论强调在学校教育中要以教师为主导、以学生为主体。以学生为主体，就是要围绕学生来设计课程、实施教学，任何不顾学生的年龄特点、心理特征以及所需、所想、所感，而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、滔滔不绝地沉醉于“自我演说”中的老师，都难有好的教育效果。

麦子家族里面有四位老师。对于近期发生的“名师”被轰下台事件，他们统一的看法是：讲台是神圣的，站在讲台上对学生讲话的老师，心里必须装着“神圣”。为了这份神圣，教师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做同一件事——格物致知，修身立德。讲台不是小区楼下的小广场，站在那里聊天可以张家长、李家短，不着边际，不负责任；讲台也不是酒吧间的沙

近期，一则大学名师高中演讲被学生抢麦轰下台的消息，在网上广为流传。人们费解于师范学院的教育名师之“名”从何而来，毕竟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，一个满怀功利性理想、价值观有悖社会主流的师范学院老师，如何培养出走向杏坛的优良园丁？如果园丁没有端正的理想观和价值观，如何培养出身正心正的栋梁之材？当然，人们还惊诧于当代青少年的勇敢，能在大雅之堂反驳“名师”言论并勇夺话筒，这是何等的无畏？但有些家长惶恐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学生可以这样尊师吗？

曾几何时，“老师的话就是圣旨”“家长的话就是最高指示”被很多人首肯。然而，社会文明发展至今日，现代教育理念正在严格拷问着教师和家长的固有认知，也正在改变着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固有模式。

# 是我太自我，还是您太自我



龙，可以充满梦幻，无所顾忌，放飞自我。讲台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这是它之所以神圣的根本原因。格物致知是为了“学高”，教师的“学”不高，以己昏昏便无法使人昭昭；修身立德是为了“身正”，所谓正人先正己，否则以己之歪斜，何以扶树苗至参天。

当小学校长的姐姐说小学阶段不要老是逼迫孩子去接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希望他们接受什么的兴趣。在中学当老师的表弟说，如果小学有了接受什么的兴趣，那么中学阶段就可以引导他们掌握如何更好地接受什么的方式方法，并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。做高校辅导员的外甥则说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他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引导学生将所接受的东西，作用于社会和自己的人生。麦子认为，“接受我愿意接受的”，这的确是当代孩子独立、自我的表现。老师和家长也希望培养出有独立、自我意识的孩子。问题是让他们愿意接受什么，为什么要愿意，怎样才会愿意，是不是很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认真思考呢？

## 您的期望未必是我的愿望

正在央视热播的年代大剧《我们的日子》，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。女主刘淑霞的一句“我们是生他养他，但不意味着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”，让多少家长陷入了沉思。

《大学语文》课的课间，一男生拿着一本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来请教麦子老师，这让麦子很好奇。如今，工科院校的学生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已是稀罕，能认真学习文学史的，可以称为“奇葩”了。询问得知，这位学生正在复习功课，准备考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。“汉语言文学？”麦子惊得声音都变了，“建筑工程技术专业，专升本要考汉语言文学？”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跨越，让麦子一时转不过弯来。“老师，不可以吗？”学生很平静，笑着问麦子。“可以可以，只是你这跨度惊着老师了。”麦子如实说。

学生告诉麦子，他很喜欢中文专业，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但家里有个建

筑公司，家人让他高中学理科，考大学报建筑工程专业，将来回自家公司接做掌门人。在父母的严格监督和“热心”陪伴下，他终于学了并不擅长的理科，高考成绩自然也不理想。最终，如家人所愿，他就读高职，学了他一点都不喜欢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。“高中时没和爸妈好好谈谈？”麦子问学生。

“谈过好多次，我甚至还大闹过，离家出走好几天，但没用，我爹坚决不妥协。他对我的期望就是学好本专业，将来回去接他的班。”学生的笑容里带着无奈。“其实你爸的期望也没什么不好，很务实，对其他人来讲可能求之不得。”

“可是老师，他的期望不是我的愿望啊！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我会开心吗？”

“可你违背家长的意愿，升本去学中文，将来当老师，他们会开心吗？”

“肯定不开心啊！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次我也不想妥协，否则这辈子我都没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”男生顿了顿，“老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样做不对，没良心、没责任心？我妈

这样说我。”

麦子盯着自己的学生沉思片刻，说：“老师想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要么你不开心，要么你家长不开心的状况。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？”

眼前的男生，让麦子想起了她的一个叫马晓的学生。大一时，在班里的一次演讲中，马晓说他将来要去当警察，报考建筑类院校学习建筑设计专业，并非自己所愿，而是替妈妈实现理想。马晓妈妈的偶像是林徽因，她的梦想是做一名建筑设计师，但考大学报志愿时，马晓的外公外婆说女孩子干建筑太辛苦，还是学财会、当会计比较好。马晓妈妈后来确实当了会计，但她把当建筑设计师的梦想硬塞给了儿子。马晓说他会努力完成学业，但毕业后还是要考政法学院，为当警察再拼一把。听着马晓的演讲，麦子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既然孩子喜欢当警察，为什么要让他兜这样大的一个圈子？

麦子还想到了女儿考大学时的情景。关于理想，女儿一直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单是中学阶段就变了四五次。可麦子发现无论是记者、编辑，还是教师、策划师，女儿理想中所涉及的专业都与新闻媒体有关。于是，她给女儿做了《职业倾向测定》。同时做这一心理测验的还有朋友家的男孩，朋友经商，希望子承父业，但又不确定儿子是否适合经商。测验结果显示，女儿很适合往新闻媒体方向发展，而朋友的儿子更适合做公务员。

“闺女，咱就奔着中国传媒大学考哈！”测验结果出来后，麦子对着女儿兴奋地叫道。“行了你！”老公听闻麦子的声音，一把将她拉进厨房，“你可别跟一些家长似的，将自己年轻时未遂的追求强行转嫁到孩子身上。中国传媒大学录取分数很高的，干嘛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？师大也有这个专业，能考上师大就很好啊！”老公的话点醒了完全处于“自我”状态中的麦子。麦子高考时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（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），差几分未被录取，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麦子清醒了。接下来的备考时光，家里的气氛很宽松、很和谐，她绝口不再提中国传媒大学。女儿后来还真就考上了师大，学了她喜欢的专业。

网上说那位名师的不当言论不是他的正式演讲内容，而是为了活跃气氛即兴发挥的小插曲。果真如此，就能得以理解吗？教师的道德品行和职业气质是经过长期修行而固化于心、于身的，是自然而然、一以贯之于他的一言一行之中的，而不是单靠讲台上的“扮相”。如果校园内外、讲台上下、正式与非正式场合，其言行所彰显出的道德标准、职业水准大相径庭，严格讲，这样的人做教师是不够格的。这并非道德绑架，毕竟教育无小事。我们要对得起讲台下那些仰视你的纯真目光；更要对得起讲台上那枚神圣的光环。对教师的这一要求，同样适用于家长。对父母而言，家庭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。家长和教师是引领者，他们应以不断加强自身学习的态度，引领孩子踏入知识的殿堂；家长和教师更是示范者，他们要以端正的品行、科学的教育方式，给孩子做出好的榜样。